

当代文学的黄钟大吕

——茅盾文学奖概观

姚维荣

100年前，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处在新旧交替，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乱象中。在这种四分五裂的纷纭局势里，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与全国军民一道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打败了国民党独裁腐败政权，取得了革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虽然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的挫折，但最终走出了困境，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崭新局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宏伟成就。这其中也包括文艺事业结束了极左思潮的破坏与禁锢，由复兴到繁荣的光彩历程。

在各种文学艺术形式中，小说是一种古老而又年轻的种类。我国小说从古代的神话传说到魏晋六朝的志怪小说，从唐宋传奇到明清古典小说的臻于成熟，从五四前后白话小说的勃兴到其后整个二十世纪在曲折的发展进程中不断取得丰硕成果，各方面越来越丰富完善。长篇小说作为文学园地的重武器，影响更是举足轻重，成为衡量某一民族、国家或地区某一时期文学成就大小的重要标志。新时期长篇小说繁荣兴旺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茅盾文学奖的设立与十届评选中48部作品的脱颖而出，在国内外文艺界及读者中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茅盾文学奖，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大师茅盾先生1981年逝世前立下遗嘱，将自己25万元稿费捐献给中国作家协会设立的长篇小说奖励基金(名称为中国作协确定的)。按照那时大学毕业每月50多元的工资标准，这应该是一笔不菲资金。茅盾先生也是中国二十世纪享誉中外的文学大师，同时也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当年就入党的资格较老的党员之一，大概也是文艺界的第一中国共产党员。他在临终前将自己一生省吃俭用的积蓄无偿捐给文学事业，显示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一个为文学奋斗一生的作家对文学事业、文学后辈的亲切关怀与殷切希望。茅盾文学奖的设立，对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文艺事业，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无疑起到了巨大的鼓励、促进作用，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逐渐兴起的长篇小说创作热潮与此不无关系。据不完全统计，九十年代“陕军东征”蜚声文坛后，每年有一千多部长篇小说问世，一年的数量大概超过了二十多年前问世的长篇小说总数更是浩如烟海。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出的48部作品，题材广泛，从历史到现实，从军事到文化，从农村到城市，从揭露极“左”危害到展示改革成就，虽然不能说每部都是翘楚，但的确有一部分思想艺术俱佳的传世精品。尤其是《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白鹿原》《平凡的世界》《抉择》等被改编成影视剧后，产生了更广泛的社会影响。

二

“长卷作品的写作，是对人的精神意志和综合素养的最严酷的考验。它迫使人必须把能力发挥到极点。你要么超越这个极点，要么你将猝然倒下。”这段话是硬汉子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的切身体会。他虽然以极大的毅力带病写完了这部鸿篇巨著，但却元气大伤，英年早逝。这说明长篇小说创作确实是极具难度的，是对作家才华、思想、体质、耐力等的综合考验。其难度之大，确实是局外人很难感受和理解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敬佩一切写出了比较好的长篇小说的作家，就像敬佩马拉松长跑比赛运动员一样。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古今中外优秀的优秀

篇小说，一般都经过了较长的创作历程。曹雪芹写《红楼梦》，历时十年，耗尽了心血和生命尚未完成；姚雪垠写《李自成》，王火写《战争和人》，萧克写《浴血罗霄》，姜戎写《狼图腾》用了几十年时间；孙皓晖写《大秦帝国》用了16年，《红旗谱》《青春之歌》《创业史》《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白门柳》《无字》《张居正》等当代优秀长篇，作者都用了六年左右的时间才完成。在这样漫长的时间里，要始终保持良好的创作心态，非常不容易。特别是对于一个已经在文坛有一定影响的人来，能否在较长的时间里不怕寂寞、不怕被读者遗忘，甘于默默耕耘，进行苦心孤诣的艺术创造，这的确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没有坚韧的人格力量，宗教徒般的献身精神，不断超越已有成就的博大胸怀，是很难坚持下来的。在这方面，姚雪垠、王火、萧克、柳青、路遥堪称当代作家中的代表。

姚雪垠长达三百多万言的《李自成》，是二十世纪篇幅最宏大的长篇小说之一。作家完成这部巨著，经过了漫长艰辛的创作历程。从三十年代接触史料、萌生创作动机到四十年代逐步积累资料、研究明史，从打成“右派”后冒着巨大风险开始秘密创作到第一部写出后面世的艰难，从“文革”初的侥幸脱险到后来不得不上书最高领袖争取创作权利，从新时期初几年的洛阳纸贵到随后某些人的恶意指责，直到他以古稀之龄终于完成全书。王火长篇巨著《战争和人》的创作，同样历尽艰辛磨难。“文革”前他已基本完成初稿，但浩劫中却被造反派付之一炬。一百多万字啊，就这样灰飞烟灭了，这该是多么大的打击呀！但老人没有被打倒。新时期文艺复兴开始后，他又重新写。第二部快完成时，不幸因车祸受伤，导致一目失明。但年迈的老人没有向厄运屈服，终于在几年后完稿。老将萧克三十年代中期开始构思创作《浴血罗霄》，战争年月环境艰险，他抓紧战斗间隙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写作，两年后完成初稿。部队行军打仗经常转移，书稿随着他们夫妇行程数万公里，有次几乎丢失。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几度修改充实。但是，因为其中有某些反思当年肃反扩大化的内容，在五十年代末期和“文革”中两度遭到批判。在这样漫长曲折的岁月里，几位老人该需要多宽阔的胸怀，多坚韧的毅力，多强大的人格力量，才能建起他们辉煌的艺术大厦啊！

以上几个作家的创作历程深刻地说明，要想写出优秀的长篇小说，必须要有博大的胸怀、坚韧的人格力量，甘为文学事业吃苦受累，牺牲很多世俗的逸乐。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甚至甘愿为之付出健康乃至生命的代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柳青将文学创作称为“愚人的事业”，可谓深得此中三昧。刘建勋教授在《作家素质论》一书中精辟地指出：“作家把生命交给了创作、交给了文学，交给了艺术，这是一种极自觉的角色意识。这种超越生命存在的精神，是作为艺术的文学能够生生不息，不断地被创造出来的重要前提。是的，许多伟大作家都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而维护其作品的艺术生命的。假若说要把这称作作家的悲剧的话，这也是世界上最为伟大的悲剧。”这段话对姚雪垠、王火、萧克、柳青、路遥等写出了优秀长篇小说的作家的精神境界、人格力量，无疑是最高中肯的评价和赞赏。

茅盾文学奖由中国作协负责组织评选，其基本标准是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统一的原则，所选作品应有利于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精神和思想，

有利于倡导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对于深刻反映现实生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较好地体现时代精神和历史发展趋势的作品，尤应重点关注；要兼顾题材、主题、风格的多样化。要重视作品的艺术品位，鼓励在继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借鉴外国优秀文化基础上的探索和创新，鼓励那些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具有艺术感染力的佳作。四十年间根据这个标准评选出来的48部作品，涵盖了各个不同的题材领域，具备多样化的艺术风格。某些作品虽然也有过不同的争议，但总体上基本能够代表新时期以来长篇创作的水准和成就。

三

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历史题材有5部，分别是第一届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三届凌力的《少年天子》与徐兴业的《金瓯缺》，第四届刘斯奋的《白门柳》，第六届熊召政的《张居正》。

这五部作品从选材上来看，《李自成》《少年天子》《白门柳》三部都集中在描写明末清初几十年间的社会现实，众生万象，其中又以叱咤风云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看似风光无限实则内心凄苦的少年天子顺治以及钱谦益、柳如是等才子佳人为主要描写对象。因为在那个风云变幻江山易主的时代，每个人的遭际命运都更加曲折复杂，超出常规，因而作品的社会容量、文学内涵会更加丰富多彩。

《李自成》是建国以后第一部以农民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作品以宏大的篇幅，生动、细致地描写了李自成农民起义的主要发展过程，反映了明末日益尖锐、激烈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艺术地再现了当时整个社会生活的风貌。它既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农民革命战争的瑰丽史诗，又是一部展现明末封建社会全貌的百科全书。

明代末期，残酷的阶级压迫和剥削，迫使饥寒交迫的人民纷纷揭竿而起。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次惊天动地的壮举。这次农民起义，起自陕西，席卷大半个中国，前后经过长达十六年之久的反复、曲折、艰苦的斗争，最后终于打进北京，推翻了朱明王朝的腐朽统治。小说《李自成》以历史事实为根据，艺术地再现了这次波澜壮阔的农民革命斗争壮举，特别是出色地描绘了李自成农民军由弱到强这段曲折而复杂的历史过程。小说在以主要笔墨描写李自成农民军活动的同时，还不时穿插描写张献忠、罗汝才、老回回等义军队伍时而造反、时而投降的不同情况，从更广阔的背景上显示了整个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巨大声威和复杂态势，成为一幅波澜壮阔的农民革命斗争的历史画卷。

《李自成》由于篇幅宏大，思想内容深广，因而人物形象相当丰富多彩，全书共出场近五百人，其中个性鲜明、生动的人物有好几十。小说中李自成的形象，集中概括了历史上的李自成以及古代农民英雄的思想品质和斗争风貌，真实地展现了他从一个卓越的农民领袖向专制独裁者转化的过程；专断自信、横暴多疑，苦心经营，无力回天，死不瞑目，宁折不弯的崇祯皇帝也写得很有个性色彩。

《少年天子》是一部描写清朝入关后第一代皇帝顺治治国理政与爱情生活的长篇小说。明清易代之际，社会动荡，矛盾交织、自幼受到汉文化熏陶的顺治崇儒敬文士，习汉俗，力倡“满汉一体”，摒弃“勤兵黷武”，停圈地，整吏治，罢三饷，宽逃人法，与民休养生息。但是，顺治这些举措遭到八旗贵族既得利益者们的拼命反对，朝廷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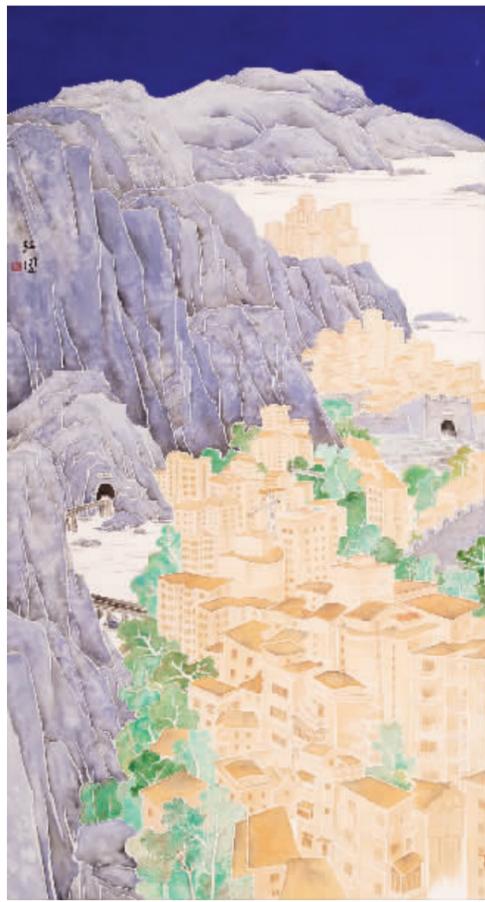
外，阻力重重，策划于密室，争斗于朝堂，顺治的改革举步维艰，风云迭起。龙庭上威严万分的顺治，却是一个多情善感的皇帝。他不顾母后及朝臣的反对，钟情于已成弟媳的乌云珠。两心相许，互为知己，痴心相爱，感天动地。爱与恨，生与死，权力争夺，刀光剑影，迭相交织。最后爱子被害，董鄂妃逝去，顺治万念俱灰，一心遁入空门，但不幸染上天花，英年早逝。

《白门柳》以明末清初纷纭复杂的社会现实为背景，以冒辟疆与董小宛、钱谦益与柳如是爱情婚姻为主线，对那个特定时代以文人士大夫为主的知识分子群体进行了全面深入地描写。历史巨变的洪流，猛烈地冲击着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当时文化精英的文人士大夫们，面临着瞬间生死、惊天荣辱、千年文化的传承与毁灭、固守与求变的“绝地思考”。黄宗羲、史可法、阮大铖等文士政客将当时中国文化精英们的生死悲歌，跃然复活于今人的面前。再现了我国十七世纪中叶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展示了一幅华腐朽走向衰败孕育新生的末世画卷。蕴藏着“家国之思”，又处处飘逸着命定的文化诗魂，文词醇厚，义理丰富，固然是题中之意，但是对本真生活的意义与真理的探寻，对那充盈在民族精神生活深处的生命激情的抒发，对自由诗人世代追求的生命文化理想的向往，更体现了作者的历史情怀与文学智慧。

《金瓯缺》(四卷)描写的是12世纪初中叶宋、辽、金之间的民族战争。自北宋联金伐辽“海上之盟”始，至金南侵北宋“靖康之耻”几十年间发生的大量经典战役，小说均有提及，其中以兰沟沟之战、燕京之战、太原保卫战、东京保卫战描写得最为出色。《金瓯缺》的作者叙述战事，笔势凌厉，大气磅礴，犹如群山万壑，直奔荆门。令人时而血沸气促，义愤填膺；时而潸然泪下，慨叹再三。本书描写的正是两宋交替时的风云变幻，还原了《清明上河图》里热闹繁华的东京城市井生活，又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千里江山图》中雄伟壮丽的大好河山，当然，最打动人的还是那些无法用画笔勾勒的深沉的爱国之情，那些在危急关头展现出的英雄气概，和山河破碎的岁月里漂泊无助的儿女情长。作者以饱含爱国深情的文笔讲述一个朝代的灭亡，对于北宋的迅速灭亡以及南宋的求和偏安的深层理解，作者通过小说中大量时而风趣、时而沉重的议论表达了出来。

《张居正》以清醒的历史理性、热烈而灵动的现实主义笔触，有声有色地再现了与“万历新政”相联系的一段广阔繁复的历史场景，塑造了张居正这一复杂的封建社会改革家的形象，并展示出其悲剧命运的必然性。小说从隆庆皇帝去世，万历皇帝登基写起，张居正凭借皇后和皇帝的信任，和太监会同冯保联手，驱逐高拱、荣登宰辅，励精图治，一展宏图，开始万历改革。张居正被梁启超誉为“明朝唯一的大政治家”。在阶级流动性有限的时代，凭一己之力，平步青云，文武皆通，披荆斩棘，通识时变，勇于任事；虽位极人臣，仍胸怀天下，以高瞻远瞩的眼光，行富国强民的壮举。他起衰振颓，力挽狂澜，青史留名。但去世不久即被削夺封号抄家。其命运沉浮给后人提供了丰富深刻的认识、借鉴的历史价值。“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木兰歌》首辅之位的争夺，到《水龙吟》厚积薄发的蓄力；从《金缕曲》大刀阔斧的改革，到《火凤凰》盛极转衰的凄凉。小说酣畅淋漓地再现了一代改革家政治仕途的跌宕起伏、心路历程的浸染改变，也见证了一代英雄的穷途末路。

(未完待续)



山城毓秀 江圆圆 作

水墨双龙的孩子

张念贻

双龙是安康汉滨区的一个镇，距离市区有四十分钟的车程。据说因为两条无名小河在此交汇而得名。

五千年中国是一部龙的史诗。老子龙孙帝王家，姓龙叫龙的平头百姓，地名人名更是数不胜数。天安门的神龙华表，故宫里的九龙壁，香港的九龙国际巨星成龙，我们都是龙的传人。

春风十里梅龙镇，京剧唱过、昆曲唱过；桃花流水桃花坞，桃花庵里桃花仙，梅龙镇和桃花坞有着文学与艺术的韵味。黄河石林的龙湾村、河南新乡的龙泉村，都是曾经到访的龙村，大河流经起龙湾，一泉汨汨是龙泉。中华大地上，不说攀龙附凤，却也遍地龙风，谁家父母不盼着自己的儿女成龙成凤，龙凤呈祥、龙马精神嘛。

我们造访双龙镇，是因为双龙小学孩子们的水墨画，在过去的几年里着实惊艳到了我们。中国传统水墨竟然在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小村小学，搞得有声有色多姿多彩。

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种子，必然长出什么样的树、开出什么样的花，结出什么样的果。这里有着眼光又愿意耕种水墨的教师，又有一群有天赋有灵性的孩子，我们愿意竭尽所能，帮助他们成就梦想、超越梦想。

三年前的初冬，我们把孩子的画展办到西安，三年后的初夏，我们又把画展办到北京，三年寒暑，冷暖与甘苦同在，谁能想到展览的百余幅作品，是从数千名孩子数万幅作品中反复遴选，并最终展出的。

为什么是水墨？为什么是双龙？为什么出自于这些大山深处留守儿童之手？是什么让他们在尚且涂鸦的年纪能够如此水墨生动天马行空？我曾有过无数次地研读，每次都会给出完全新奇的见解。直到这一次，我理解了孩子们的笔墨精神，这种精神完全有着水墨中国童心萌动的范式意义，我的理解得到少儿美术同仁们的深度认同。

一支毛笔，衡水街墨，拉高了是树，荡开了是山，云水相依也随意，山石林立也随性。茶园、集市、村落、家园，凡此种种，眼前万物皆风景，信手拈来皆是画。双龙的孩子，中国的孩子。他们是大山深涧的一股清流，他们是素净白宣上的一滴清墨，他们随风摇曳也多姿，他们随花绽放也多彩。

我们双龙镇的行程近乎走马观花目不暇接，其实这样的寻常村镇地质地貌别开生面，尽管这里也像别处一样有着双龙景区，景区内更是发现了有着瑰丽风景的溶洞，经过一些文化开发，搞出所谓天竺、山寨、土匪文化的一些桥段，尤其是龙宫溶洞，钟乳通神，经过霓虹点亮，五光十色，如临仙境。但是能够叫我心心念念的风景依旧是这些普普通通的孩子，依旧是他们稚拙的小手所挥洒的绝不稚嫩画卷。

因此我们在双龙镇巡村巡山，满眼望去连连惊叹，哎呀呀，没错，没错，这就是双龙孩子笔下的双龙嘛。青山如黛烟火人间，别具气象、雄姿英发。

我是一个批评家，在我看，客观的批评是对美好的万般呵护。对于这些孩子们，我却唯有毫不吝惜地赞美。双龙的孩子，既然你们已经感动了我，折服了我，我更有理由相信，你们会让这个世界为你们喝彩，为你们睁大眼睛。

(作者系陕西省美协会员、陕西省美协少儿艺委会副主任)



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

杜勒印 书